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永嘉薛　季宣

亡佾

周公曰繇虖商孚所亓亡佾先知稼嗇㞢囏難迺佾則知小人㞢仌昳小人氒父母勤懃稼嗇氒孚迺弖知稼嗇㞢囏難迺佾迺喭旡延不則侮氒父母曰昝㞢人亡𦖞知

君子作所其惟無逸之戒乎夫道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其於道也適反而傷生覆滅之禍至故君子敬以作所自警以無逸之意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

久久則逺爲道在己禍敗何從而生乎知稼穡之勤勞則[illegible]勤勞之事刈穫之利乃安逸之道也小人庶民也庶民依稼穡以爲命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自求安逸之道則將敬愛百物不爲浮費之用侵漁其下而無與民爭利妨農害功之事矣視小民之無知者猶有父勤稼穡而子不知其勞喭然放縱大不修其父業反新侮其父母以爲前輩無所識知不知安逸之道適自苦爾良以其生而逸不親其業不知其難不謀飯從何以來何以得此安逸農家尚爾況王公乎喭任氣貌

周公曰䌛虖𢦓𦖞曰昝圣殷王中宗嚴龔𡩟畏兲命
自厇乿民祗愳弜敢巟寍䌛中宗㞢亯或七十𠂇㐅
季亓圣高宗旹舊𢚩亏外爰泉小人㚇亓即位鹵或
亮侌弎季弜𠮛亓惟弜𠮛𠮛鹵邕弜敢巟寍嘉靖殷
峀𡉏亏小大亡旹或㤪䌛高宗㞢亯或㐅十𠂇九季
亓圣祖命弜誼惟王舊爲小人㚇亓即位爰知小人
㞢衣耐呆𢡱亏歷民弜敢侮𩹉寡䌛祖命㞢亯或弎
十𠂇弎季自旹氒後立王生𠟭佾生𠟭佾弜知稼嗇
㞢囏雖弜𦖞小人㞢𢚩惟湛樂㞢从自旹氒後亦宀
或亨𠷎或十季或七八季或㐅六季或亖三季周公

曰緝虖亓亦惟㦲周太王王季亯自抑畏亥王甲舢即康珍田珍徽柔懿龔褱采小民憓鱻㬪寡自翰至亐日中仄弜皇暇食用咸咊万民亥王弜敢般亐遊畋吕歷峀惟正㞢共亥王受命惟中身亓亯或𠄡十秊周公曰緝虖𢇍自今孠王則亓亡㸒亐觀亐佾亐遊亐畋吕万民惟正㞢共亡皇曰今日湛樂廼非民攸訓非兲攸若旹人丕則ナ諐亡若殷王受㞢悉亂酗亐酒悳哉

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祖甲高宗子舊說祖甲太甲史記以爲祖甲淫亂殷益衰國語亦云祖甲

亂之七世而殞故說書者皆遷就太甲謂之祖甲然書稱商王之賢而壽者曰中宗曰高宗曰祖甲於周稱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次第不可誣者鄭氏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以立弟不義逃於人閒邵康節作皇極經世書以易數推祖甲繼祖庚之年歲在壬戌廩辛立於乙未蓋與書合學者不信周公孔子而傳記之信亦大繆矣有孚威如嚴也不敢慢恭也執事敬寅也天威不違顏咫尺畏也以嚴恭而敬畏天命加諸己而不願則不加諸人以身為度而以治安其民其賢固已可尚而猶

謹於燕安之懼則亦何暇自逸中宗享國七十五歲誠知所以自養矣甘盤隱者小乙不可屈致則使武丁從之於民閒故初立而不言惟其恭默以思故一言而致治然亦不敢荒怠由善善以安殷國無小無大罔有失職之歎享國五十九歲爲知安靜之理矣祖甲逃位於下知小人之勞苦故能惠下敬寡保安其民享國三十三年蓋忘人主之樂矣生而安逸不知稼穡從來則不知其勞安樂之耽適所以自戕也享國不長自取之也太王王季能自抑畏故不敢從于逸樂文王卑服有事君

之小心用以安民勤農成其功我惠柔而大甚美
而恭以懷小民小民斯保惠安鰥寡下無窮人自
旦過中食息不暇以親民事至於太和則固不敢
盤樂遊畋故能刑於下國用之以正而所供者無
不正矣四十七歲而享國九十七歲而終謂之中
身蓋年居其半耳人主之逸莫逸於勤勞逸樂本
以適情用以殺身多矣喪邦覆族皆由此道周公
之戒曰觀曰逸曰遊曰畋觀觀如觀社觀魚逸謂燕
安放逸遊謂微行遠適畋謂射獵毬馬好之不已
皆謂之淫淫之則荒荒則無所不至酒色便嬖放

僻邪侈之好將不期而自進殃民害物之政將由此作至於傷生覆國禍敗作而不自知逸樂爲適其情果何益也周公戒成王以四者繼之以民惟正之共身正而率人民無敢不正矣無謂一日耽樂而不害於訓民之事順天之理欲不可長傲不可縱習安之久固將敗德敗度其得大咎必自此言作也紂之悖亂酗于酒德紂寧自謂足以取亡滅乎惟其溺志酒荒作威爲虐而不自覺是端緣酒而至由逸樂敗之也鮮安也

周公曰嗚虖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𠷏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氒弖聽人迺訓㞢迺變亂
先王㞢正刑亐小大民弖則氒心違怨弖則氒口
詛祝周公曰烏虖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丝亖人迪嚞氒或告㞢曰小人怨女詈女則
皇自敬悳氒愆曰朕㞢愆允若峕弖啻弖敢亟怒此
氒弖聽人迺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㞢
則若峕弖永念氒辟弖寬綽氒心亂罰亡辜殺亡辜
怨有同是叢亐氒身周公曰烏虖嗣王亓監亐丝
譸張誑誕也無逸之戒古人以之相訓相告相惠
相保相教相誨而人無得誑誕以幻亂其耳目此

不之聽邪辭得以訓之則彼譸張之人盡能變易
名實以奪人之視聽移人之心志至誦六經之語
文其姦言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喜聽之而先
王之典刑用以顛覆小大之民不得所欲而心之
違怨口之詛祝不期而起人情固尒非吾何以使
之然哉故文王及商三王能道其智闇小人之怨
詈則大省敬惪歸過於己思其何以得此必有致
之之道內省不疚何暇恤乎無家責己者詳何敢
蓄怒於物或不聽此譸張從而入之信人之讒不
自觀省不顧於法徧迫其心至於遷怒而刑殺人

非其罪者有矣是不一途而足同歸於怨自處愚下則天下之惡歸之矣蘇氏謂人不怨讒而怨聽者又引韓非子說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若堯禹者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務以證譸張爲幻謂古之人無聞知者之證是爲得之觀於無逸之書萬世之龜鑑矣豈惟可以貽鑑人主眞救世之鍼砭哉能敬不偷則亡逸之道也

西奭

周公砦曰西奭弜弔兲夅喪亐殷殷旡隊氒命我ナ

周亡厥我弜斁知曰手丕㫚孚亏休若亓棐忱我亦弜斁知曰亓㚔出亏弜祥𦀚虖商巳曰旹我我亦弜斁寍亏上帝命弜㫚遐念天畏越我民亡尤𢍰惟人圣我後嗣子孫大弜克龔上下遏佚前人光圣家弜知天命弜易天難忱乃亓隊命弜克經歷嗣前人龔明悳圣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亏我沖子

書序周召相成王召公不悅而周公作君奭舊說以爲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於書無意況冢宰攝事古人皆然求諸金縢周召之心爲可知矣周公既

營洛邑召公以爲無復餘事不欲留相故周公以古人之義責之其名召公葢周公攝政時以先王爲言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亟稱召公之言與相反覆究其所學所以開釋其衷也商亡周繼此命之在天者至於立國久長順天輔誠之可信與終凶於其國者是在天意非周公之所知也若召公之語則曰盡在於我我當敬天不怠不能远念天威之可畏與能使民敬順而無違之咎者皆在人耳尤過也公言如此若嗣王不克敬畏天民而墜絶先王之明公老於家可得不知其事乎

天命不可輕亦未易信或有衰亡不克久遠繼紹
先王敬恭上下光明之德我尚不能正己何以順
道先王之明而施之孺子公知天道在人而已當
思所以叶濟之道不可違也
又曰夨弖可伋戜衛惟窒王惪延夨弖審辟于亥王
最命公曰商奭戜眷圣畣咸湯死最命旹則ナ若勵
我戜于皇夨圣大命旹則ナ著采奭圣大戊旹則ナ
若勵後目屺咸于上帝尃咸乂王家圣祖乙旹則ナ
若彝臤圣武丁旹則ナ若日般衍惟丝ナ教釆乂ナ
殷故殷𠃌後配夨多厤季所夨惟醇右命則商寔百

姓王人亡弜秉悳明卹小臣屏矦甸矧咸犇走惟丝
惟悳爯用乂氒辟故弌人ナ𠭖亐三匚若卜筮亡弜
是孚公曰君奭兲𠷎平𢓊采乂ナ殷ナ殷孠兲威畏
今女𣱵念則ナ固命氒𤔔明我新艁𡉚公曰君奭圣
昔上帝割申勸寍王㞢悳亓集大命亐氒躳惟文王
尚克攸咊我ナ夏亦惟ナ若虢叔ナ若閎夭ナ叒散
宜生ナ叒太顛ナ叒南宮括又曰亡耐往徠丝迪彝
教文王蔑悳夅亐國人亦惟醇右秉悳迪知兲畏乃
惟旹昭文王迪見冒聞亐上帝惟旹受ナ殷命才武
王惟丝三人尚迪ナ祿後臮武王誕將兲畏咸劉氒

敵惟丝三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爯悳今圣予小学旦若汙大川予往臮女奭亓濟小学同未圣位㢟亡我責收宅勖弜及耇艁悳弜夅我剔鳴鳥弜聞矧曰亓ナ耐格

又稱召公之語謂天道不可信在我之道而已天之不棄文王用受天命亦由武王之悳有以延洪之也以爲天道在我則王者不能自致伊尹輔湯太甲伊陟臣扈之相太戊皆建格天之悳巫咸治安王室亦大戊之輔也若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皆循道以敎王保治其國商家崇禮祀天之久

由其有純一之悳保佑天命商民商士罔不明悳卹祀下至小臣外而蕃屏諸侯況皆奔走以承此悳稱其事以輔其君之治上下同有是悳故謂之純純悳配天則當世之所施爲其信必於天下若蓍龜之神矣有久長之道者斯有永年之壽壽夭惟人所主故謂平格天之保乂有商有商嗣之自以淫威而滅公監於此則有治道以固存我天命大明我王國者不可不務昔天創商之亂繼進武王之悳以集大命由其先王文王克修悳以和中夏其臣有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者公固

以爲咸有純惪無有彼此往來之閒惟循常敎以
輔文王而文王之微惪及於國人惟此五人爲能
順天知命秉玆純佑之惪以明文王之道升聞於
天以受代商之命武王之世虢叔死矣而四人者
尚皆順有福祿以輔武王伐商覆冒天下大能盡
其稱事之惪今我若浮於川賴公以濟公無責我
身濟天下當如未嘗有我介或收藏介惪不勉我
之不台在公元老猶不降志我輔則何以幸天下
而格周之命哉鳴鳥不聞憂之至也鳥聲喧矣而
不入於聽心不在聽也元老之不我顧必我無以

安之於公且不可留則何以格天之命鄭康成說
造成也者造老成也詩曰小子有造周逸書曰追
學文武之蔑孔晁注謂微悳是也勸進之也
公曰絣虖商䌛亓譬亏丝𢦏𠬪畣亡畺惟休亦大
惟𧩓告商鹵猷裕𢦏弜吕後人𢘓公曰歬人尃鹵心
鹵悉畣女𨑒女民極曰女朙勖偶王圣亶乘丝大畣
惟彣王悳丕承亡畺㞢卹公曰商告女朕允采奭亓
女亨戶敬吕予譬亏殷喪大弜䌛忘𢦏兲畏予弜允惟
若丝寡予惟曰𧶜𢦏弍人女ナ合才𠙽曰圣旹弍人
兲休芓𡉀惟旹弍人弜戡亓女亨戶敬悳朙𢦏畯民圣

攘後人亏丕旹烏虖竺棐旹弍人𢦏式亯𡉀亏今日
休𢦏咸成彣王珍亏弜怠丕冒海堣出日宅弜衛畀
公曰商予弜𢡟若丝多𢍏予惟甪𢤱亏兲𨙻民公曰
烏虖商惟𠧢知民悳亦宅弜耐手初惟亓𠔃祗若丝
徃𢼂甪乿

監于茲觀前事之我受命固無疆之美然亦大不易故告公所以用裕廣我悳毋使我之不悳以迷亂爲後之人且先王盡心布命建汝上公以道爲民之極其辭有曰以汝明悳勉所偶之君在盡乃誠貞載天命惟文王之悳之承在公亦當念此無

疆憂恤我前誠告汝之言曰太保汝克敬監於殷之淪喪由否之極爲我畏念天威我有不誠於悳汝當以是告我責以成此文王之功則公所以偶王豈不合於所偶之道公復我之言曰昔在文武天休其悳日以滋進良由文武之道仁而不殺所以受天休命汝亦克敬乃悳以明俊悳之人相與將順嗣王納於是道謂我昔嘗厚輔文武故我獲受休命至於今日固當與我同成文王之功永永不怠大覆海濱以及日出之地使之咸若今胡不惠我如此多多之告乃欲去我而老成之不欲公

夫爲閔天人之道無所依尒惟公知民悳之所在旣善其始當圖其終謹此而留以敬爲治則公不惟不負文武之寄戉乃偶王之悳在公終始之道亦當尒耳偶配也後人嗣王也二人文武也

蔡中㞢命

惟周公位冢宰疋百工羣弟沠言廼致侯管弟亏啚囚蔡弟亏鄙从吕車七乘夅霍弟亏歷人弍秊丕凶蔡中亯庸祗悳周公吕爲卿士弟卒廼命彬王啚㞢蔡

冢宰天官太宰也古者國有大喪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者三年古人皆然今見於書高宗伊尹而已周公以成王之幼歸政差晚先儒以為踐天子位為不明於禮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者周制多以上公兼領其事職無不統春秋六卿三公皆不詳見自太宰至於宰士必列之於經冢宰之司達之於天下也致辟行法也不曰殺而曰辟管叔之罪當於大辟也于商者管叔會武庚為變故破商而遂誅之郭鄰地名周逸書作郭凌漢滎陽之號亭也郭號古文通用凌險地也孔氏謂在中國之外非是左氏傳蔡仲蔡叔謂致其法耳因繫治也

不必在中國外蔡叔與武庚亂隨其被執之地而
因之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管叔所因
蓋東虢也廢爲庶人奪爵也以車七乘使食七里
之賦而不得以爲政養之亦以衞之也齒官次也
周禮有終身不齒者有悔吝而復齒者三年不齒
後復齒其爵也蔡仲蔡叔子也克庸祗悳能自敬
悳也卿士天子之六官也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
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於囚霍叔
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巳爲卿士仁人之於兄
弟其不宿怨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

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官蔡仲罰不

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後蔡仲受爵罪人

未歿不可復其子之國也

王𠰈曰小学胡惟尒衛悳改行亯沓手繇繇子命尒

厌亐東土迋即𠧪坒敬才尒尚蓋寿人㞢愆惟忠惟

孝尒𠧪邁迹自身亯勤亡怠吕埀憲𠧪後衛𠧪祖亥

王㞢彝訔亡若尒亐㞢奠王命皇天亡親惟悳是輔

民心亡常惟悳㞢褱為善弜同同歸亐亂為惡弜同

同道亐亂尒亓戒才沓手初惟手兵兵吕弜朱弜惟

手兵兵吕朱窮楙𠧪卣績誉𠧪三丛吕蕃王室吕咊

兄弟康㴱小民衛自中亡迮聰明爵舊章詳𠧪䀏聽

它呂庂𠄶改乒庀𠟭子弋人女嘉王曰緝虖小学胡

女迬才亡巟弃𦣝命

率德循道也改行與前人異行也猷用也率道而行能慎於用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因謂之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蓋前人之愆掩蔡叔之惡也蔡叔以不忠孝抵罪尒克忠孝則可以蓋前人之愆也忠虔恭尒職也孝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也邁迹自身遠猷必自身修始也敬

恭無惰所以垂法於後文王常訓在所當循也蔡叔之違王命其可違乎天之難諶然而親輔有惪小人難保然惟懷君之惠無惪無惠則天怒而人怨矣善道非一而治同惡惪非一而亂同勿以一善無益而弗爲勿以一惡無傷而弗去日遠於亂而惟治道之歸矣善始者不必善終善終者所以成始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故終始惟一惪日新而亡困始勤終怠固困窮之道也績前功也前功勿以爲足尚當益懋交鄰國屏京師親同姓非惪之懋無以也獲上有道兄弟親睦而通鄰國

之好民得安其田里遂其學業此康濟之道也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每事由中之出則無情欲之
害可以得諸天下人亦無得而誑之矣不率視聽
之正而好新奇之作以驚民之耳目謂之作聰明
作聰明者必亂典章之舊側言邪詖淫遁之辭也
邪詖之來由吾無以察之也無以察而聽之則吾
之常度有時不能自守審於視聽則知其所自來
矣率自中自無好新之過審視聽自無偏聽之惑
則舊章常法無時或亂天子亦將美乃惠也率是
道也謂之無荒無失儀而怠豫則荒失王命矣周

公微子之命無一言及武庚亂者蔡仲之命則揚
其父罪以戒其子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爲可以觀
之矣閔其父之不道厲蔡仲以忠孝之道親親之
至無形迹之嫌也

多巳

惟𠄡月丁亥王徠自奄𡍮亏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繇
告介亖戜多巳惟介殷医尹民㦲惟大夅介命介宅
弜知洪惟圖天㞢命弜永寅念亏禩惟帝夅格亏夏
ナ夏延氒佾弜肎慼言亏民卥大淫昬弜克終日勸
亏帝㞢迪卥介逌聞氒圖帝㞢命弜克開亏民㞢丽

𠧩大夅罰宗亂𠂇夏因命于內亂弗克霝承于旅宅
丕惟進之龔𣑭荼于民亦惟𠂇夏之民饕𩰫日欽劓
刏夏邑天惟旹求民主𠧩大夅㬎休命于成湯𠛬殄
𠂇夏惟天弗畀純𠧩惟㠯尒多方之誼民弗克永于
多亯惟𠂇夏之龔多士大弗克明保亯于民𠧩胥惟虐
于民至于百為大弗克開𠧩惟成湯克㠯尒多方柬
代夏𢓊民主昚氒麗𠧩勸氒民𠛬用勸㠯至于帝乙
宅弗明悳昚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辠亦克用勸
開釋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尒辟弗克㠯尒多方亯
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尒多方非天庸釋𠂇夏非

兲亶𥫔ナ殷𠧟惟亣侲㠯亣多匚大𡍲圗兲㞢命屑ナ詞𠧟惟ナ夓圗氒政弜集亐亯兲夅旹峕ナ峀閒㞢𠧟惟亣商後王佾氒佾圗氒政弜蠲烝兲惟夅旹𠷔惟聖罔忢𢓊㤮惟㤮亨忢𢓊聖兲惟乄秊頿暇㞢子孫𧪞𢓊民主罔可忢聽兲惟求亣多匚大𨔝㠯畏闢氒顧兲惟亣多匚罔𢧢顧㞢惟戓周王霝承亐炇亨𢧢用悳惟笧䰠兲兲惟式敎戓用休柬畀殷命尹亣多匚

尹氏邑大夫也大降亦命伐罪而救之湯火之中也圖謀也圖謀天命當循天理圖天之命而不敬

念神祀爲自絶於天矣有夏祀天而逸厥惪曾無憂民之言其心可知淫昬之極未始一日進於天道以圖天命啓其民明其所附故天降罰增高夏亂而禍牙於内旣無神明之惪何以承事上帝惟不敬進於道故大爲民荼毒日所敬用無非貪叨忿戾之士其自斲喪若劓割然天乃求湯絶夏用其大罰天畀純德夏王不純故不之畀惟以示民之義不欲夏祀之久由是夏王禮皃之士無以自明其惪以保夏士於民凡百施爲大無啓迪之道虐用民力其一事耳湯之代夏作主寔由民心簡

在於湯湯惟謹其所附用以勸民刑之所加亦民之勸自湯至於帝乙謹於刑罰皆其明悳之用致大罰釋無罪無非用勸及紂乃不克嗣豈天用棄夏商之祀蓋紂以淫亂而圖命於天有詞者衆夏惟不能圖政神大不享則商因閒取之紂又自縱自絕不潔祀事故天從而喪之世雖聖人心不在道必將狂蕩而失其聖狂夫而能念道豈不可爲聖人乎惟聖與狂念與不念而已故自戩黎觀政以來寬紂五年之久待其閒暇自改庶幾念道天之眷商孫子豈不厚乎紂爲民主竟無可念可聽

之事故天求於萬方將震紂以威罰以啓其所眷顧而萬方之主無可受天之顧者武王神明其惪可以承天之祀其惪爲宜爲用可以典祀皇天天道至敎而周之美法之是以爲天所簡用以代商正尔萬國商周興喪如此汝多方固已聞之而得監其興亡自求多福商之末俗其可一日安之麗附也甲萌芽也荼毒苦也饕貪憤忿戾也胥衆也簡擇也多方猶萬方也旅上帝之祭也周公曰王若曰公在王側以王命告也

今我害敢多誥我惟大夅尔亖或民命尔害弗忱衮

㞢亐尒𠃻匚尒害弜夾介乂戜周王亯𠀡㞢命今尒
尚宅尒宅畋尒田尒害弜𢡃王𤋲𠀡㞢命尒𠧧迪婁
弜彭尒心未㤅尒𠧧弜大宅𠀡命尒𠧧屑番𠀡命尒
𠧧自迮弜籅圖忱亐正戜惟旹亓敎告㞢戜惟旹亓
戰𡡊囚㞢𡉀亐再𡉀亐弎𠧧𠂇弜甪戜夅尒命戜𠧧
亓大罰殛㞢非戜𠂇周秉悳弜康寧𠧧惟尒自遬辜
誥命之出以通上意而已多則民玩於聽慢命之
所由起也有以喻民可矣寧在多乎周公不敢多
言簡易之道也周既全尒多方生命尒當誠裕乃
悳各各於厥邑挾尒大福佑我周王以享天命尒

不出此何不念尔田宅非我有周則非尔有固當順我周王以奉天之熙盛乃屢道之而不自靜天巳命我有周爲尔之主尔不我愛是爲不安天命而盡棄之尔乃自爲不道以圖誠正之安我不尔罪姑教告之尔不我聽則戰懼尔以囚繫刑獄周之於汝盡矣至于再三而猶不聽則爲自絶我之所全尔命故我致汝于辟寧我有周之惪不安寧汝汝之罪罰實自取之正謂邦伯大夫所謂小大多正者也

王曰烏虖繇告尒ナ匚多士泉殷多士今尒犇走臣

𢦔譬丕𥗜𢧵惟ナ胥柏小大多𤴓尒宅𢀖亨户臬自𢦏
𢀖咊尒惟咊才尒室𢀖𥈡尒惟咊才尒邑亨户明尒惟
亨户勤𠧪𠅅尒尚𢀖䛓于凶悳亦則吕穆穆圣𠧪位亨户
閱于𠧪邑甚介尒𠧪自旹洛邑尚𣱵力畋尒田天惟
畀矜尒𢦔ナ周惟亓大介賚尒迪柬圣王廷尚尒𠅅
ナ𠬝圣大尞王曰䲭虖多士尒𢀖亨户勸忱𢦔命尒亦
則惟𢀖亨户言凡民惟曰𢀖言尒𠧪惟佾惟頗大遠王
命則惟尒多匚探天之畏𢦔則致天之罰離逷尒土
王曰𢦔𢀖惟多𠰔𢦔惟祗告尒命又曰旹惟尒初𢀖
亨户敬于咊則亡𢦔𡰥

商之小人不敬其長爲日久矣其詳多方見之遷洛之初周公固謀和治之矣其長未能財節而因奄夷之動復有二三故周公告以紂及夏之亡使之知畏彼爲人主而猶喪敗況匹夫乎公之數其不圖忱正則傲上之風猶未變也多方之告故終責其君長俾爲之節我觀尒之人臣僕今閱五年相君相長小大正人之吏夫豈無有汝皆不爲財制民之自爲不睦尒之家邑不親在尒所當和之尒邑之有光明由尒能勤於正尒當不憚於凶悳而當修尒和敬之道自觀乃邑以謀介福凶悳傲

誕皆尓之未敬尓近自洛邑以及多方皆宜勤治
土田自致天之矜恤則我國家當錫尓以介福其
有道者簡充王官之選又宜各事尓事其能事者
亦将處之百僚之長尓勤於事而民不勤俗不變
者蓋無此理尓不能進民誠服我命則尓無以享
國而民亦不享尓事乃尓不勤而有頽僻之行違
我之命爲尓迎取天威而我天罰之行將斥遠尓
我之不敢多告尓者蓋將警尓天命所在尓聞易
簡之告不可忽已又申告以尓初不以民和爲敬
大罰之至無我怨也民弗率而責其君長勤事勤

事所以勸功也君長之息民不得而治矣殷民貳而并及多方之告非獨居洛師者爲殷民也五祀三監叛後之年也穆穆和敬皃忌憚也閱視也案三監之亂淮夷奄夷固嘗動矣周公遷民洛邑巳有朕來自奄之語多方戒以自時洛邑則成王淮夷之役在於洛成之後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知三監之亂王未始親行也先儒以爲是役在周公歸政之後未之考也周公曰王若曰寧巳歸政之語乎自武王之伐商至周公之歸政三監淮夷之亂蓋再作矣商人化於紂之威虐不已深乎周公

寬而敎之優而柔之不讋以威而勤於敎懷柔其惠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奄在兗州曲阜縣所謂魯淹中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永嘉薛　季宣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才古㞢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亐九德㞢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亡後

常伯牧伯也在王左右則三公也常任任人也任

事之人則六卿也準人準夫也百官之正則大夫
也綴衣周官掌舍幕人司裘之屬虎賁旅賁氏之
屬在王左右則常論道長人之任常任準人分官
職而治者綴衣掌王服御虎賁侍衛之人臣也主
官之設大校不出五者九惪皐陶所陳者也三宅
事準牧則常任常伯準人也立政之作蓋周公歸
政首以官人之事進告嗣王也曰嗣天子王矣謂
王初即大政之語用夏人告戒其君之語也咸戒
以衆人之意爲戒猶四岳之師錫僉曰下云于旦
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也王之左右自

公卿大夫下至侍御僕從貴賤雖異事王以道納
王於治其事一也人君克知治道之美繫乎官人
之任知憂恤其事者蓋寡有夏有室指夏家也古
人事夏家者大和後悳爭以相尚則其所以尊事
上帝知順誠信以行九悳乃敢以任官之事進戒
其君而責望焉人君謀其耳目所及之地大欲訓
成已悳則官人之事無非悳之選君臣交修如此
政之所以立也然桀由不勤於悳則三宅所任無
有義士君臣相與爲暴至於殄滅夫人主無他職
官以悳選而臣以悳事其上左右前後官無差等

無非有悳之士君之見道進悳豈有窮耶官非其人小人在側而求進於君道無是理矣周公戒成王於即政之首正始之道哉恂信也競爭也宅居也謂官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㞢耿命乃用弎𠂇宅克即宅曰弎𠂇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弎宅弎俊亓圣商邑用叶于亓邑亓圣亖方用丕式見悳緝序亓圣受悳忞惟羞刑暴悳㞢人同于氒邦乃惟庶習逸悳㞢人同于氒政帝欽罰㞢

陟升也釐福也耿光也三俊明於俊德之人可以

亢於三宅之選者暋滅也湯之陞爲天子以有明
惪大明上帝之耿光受其介福非惟善於三宅之
選所以作成俊惪以備三宅之用者亦皆有所成
就爲天下無窮之計而才不可勝用矣人心無有
不正性無有不善明惪之俊人皆有之惪之克明
爲有以明之也不明其惪由人欲之害尒湯惟嚴
恭此道爲天下式而三宅三俊之用在王室則王
室和治天下則天下仰法遠方知惪而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以爲大夫卿士俾
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習與不善人處而又

與之同政失悳之累有不期然而然者善人之用

而不善者勸此作悳之道也善人之近而不善之

意消此成身之道也不善之近而不善之用則身

何以免於不善而民趨於惡矣帝欽罰之天道之

不僭也

迺伻我ナ夏式商受命弇甸万姓亦越文王武王克

知弎ナ宅心灼見弎ナ畯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立政任人準夫坶作弎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弎亳阪尹

亥王惟亨氒宅心𠧧亨立丝恦叓司坶人㠯亨畯ナ悳亥王宅卣緐亏㡿ϕ㡿獄㡿眘惟ナ司㞢坶夫昰𧥣用韋㡿獄㡿眘亥王宅敢知亏丝亦越武王衛惟敉珍弜敢替氒誼悳衛惟𢝊刅宊悳㠯竝𤔄此丕丕𡋯

長伯君長也三事三宅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趣馬之類是也攜僕備指使者嗇夫之類庶府府庫之官也大都小伯圻邑小大之宰也大都小伯互言之也藝人工師之屬表臣百司家邑之庶僚也太史太宰之貳尹伯庶常伯執事吉士

官屬不特見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旅命大夫也烝君也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阪周之西界隴阪也三亳之尹治殷民者夷昆夷之屬昆夷漢昆邪王夷微盧皆蠻夷雜種以諸侯兼領之此互舉文武之官故不倫也天既厭商而以中夏奄畀于周故受商命大正四方文武非惟克知三宅存心亦能明見三俊之本心故能用而訓之君臣同惪以事上帝以建君長於天下政之所立則有三宅爲之三事内自侍御至於百官外自都邑至於家臣以至諸侯大夫蠻夷君長庶殷險固之

尹不一而足文武安能盡知而用惟能自治其心
故其建置常伯常任無非克俊有悳之士故雖準
人之貴亦其君長自用文王不敢干也庶言命令
所出庶獄人命所係庶慎糾禁之事其任不爲不
重而文王一皆司牧之聽因其違命用命而加黜
陟焉是用爲訓而已有司之事則不敢問三宅任
事而三俊有所成就文王豈爲屑屑之教舉其綱
目而庶政熙矣武王循撫文王之事繼其宅心宅
官之義謀與安悳之士共治而成大業基業之大
亦惟三宅之賴耳從容安也不思而得不勉而至

從容中道聖人之悳也

𦃇虖孺学王矣繼自今𢦏亓立政立𦔳準人坶夫𢦏
亓亨焯知氒若丕𠧪畀𤔔眛𢦏𠬪民咊𢦏歷獄歷昚
旹則勿ナ閒㞢自弌話弌言𢦏則末惟成悳㞢彥㠯
乂𢦏𠬪民𦃇虖予旦已𠬪人之徽言咸告孺学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亓勿誤亐歷獄歷昚惟正是乂㞢
自古商人亦越𢦏周文王立政立𦔳坶夫準人則亨
宅㞢亨繇繹㞢丝𠧪畀乂或則宄ナ立政用憸人弜
訓亐悳是宄㬎在氒世繼自今立政亓勿㠯憸人亓
惟吉士用勱眛𢦏或冢今文子文孫孺学王矣亓勿

誤亐歷獄惟ナ司㞢坶夫亓亯詰介戎俩吕徝命㞢蹟匚行兲丁𡉀亐棄廢宔ナ弜舟吕覲亥王㞢耿炗吕敭武王㞢大𠞰繇虖繼自今後王立政亓惟亯用𢡱人周公𦧅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介𠀤獄以兵𢦏王或丝式ナ昚吕劉用中罰

孺子王矣非孺子矣蓋當責以成人之義人君之道不可忽也繼自今當常尒也立政必以三宅三宅必知厥心固當順而用之責以大治用相我保民之道和治獄訟糾禁之事又當專任無閒乃爲善尒末終也一話一言終惟成悳之彥是聽是行

則吾所保之民可得而治矣戉悳之彥三宅之賢者非惟專任又當聽受其言一話言而不敢違之然後可以謂之無閒文子文孫指嗣王負荷之重衆美之言周公受之以咸戒於王者庶獄庶慎不可忽也而惟正乃治商及先王之立政未有不自三宅之克宅政必由之而出事必與之紬繹論議乃有治道之美惟正之乂宅心宅官而已不善於立政者則惟憸利小人之用身復無悳之訓政何由立其時固已昏亂何以明顯於天下後世乎人君固當憸人之戒而惟賢人吉士之用以勉相我

王國而立亦政事獄之司牧尤宜簡用人命所繫誤則害於政矣詰禁也戎兵征伐也征伐當出天子而諸侯專之則權柄下移而侵陵之禍作矣天子司甲兵之禁不敢輕也惟干戈省厥躬則致戎之道所當謹也慎於獄官之選虔於甲兵之禁民無冤横而天下服矣立政之事此其急者自此之外非人君之職矣三宅克宅三俊克俊獄訟審甲兵息禹迹所及王道無所不行海外之邦無思不服則文武之光烈明播於天下而王道至矣陟禹之迹人主所甘心者周公立政惟以三宅三俊兵

刑爲意柔遠之道不與後世同矣司寇蘇公名忿生太史其兼官也太史下大夫而列秋官之上者宰府之貳也周公作立政而獨蘇公之告託以庶獄之事成立政之道也長我王國獄官之長也由獄獄訟之所生也記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敬尒由獄以爲獄官之長則庶獄罔有不愼用之治獄五罰有敘輕重適刑之中矣勤勉也大學論古之欲明明悳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修身以敎而四方刑之周公作立政謂立政在三宅克宅在宅心非惟

自宅其心乃明三有俊惪之心堯自克明俊惪而天下時雍用此道也三克宅而明三俊比屋可封之教萬世無疆之業也獄訟甲兵之問政之所以成也人君之患莫大乎中無宅心之法遠大臣而任耳目憸人因得以進而政事遂以不立周公歸政成王授以立政之法由克宅心而終自敬惪不侵有司之事大臣得以自盡人材頼以作成故曰尊惪任人王者立政之本也

周官

惟周王攷万峕衜灰甸三徰弜廷娞乓兆民六舠羣

侯宅弜承悳歸亐宗周董正亂官王曰若昔大猷制
亂亐未𤔔采峕亐未𡶛曰唐𠩉譖古建官惟百内ナ
百揆三峕外ナ州𤇾侯伯庶政惟咊万𢦏咸寍夏商
官倍亦亨用乂明王立政弜惟亓官惟亓人今予小
孚祗勤亐悳夙夜弜逮仰惟前代旹若訓迪乎官立
太師太傅太采玆惟弍公論道經峕燮理侌昜官弜
必葡惟亓人少師少傅少采曰弍孤弍公弘偎𡌥亮
天墬弼予弌人冢宰掌峕亂統百官皇三衆司徒掌
峕敎尃五典擾州民宗伯掌峕禮亂神人龢上丁司
馬掌峕政統六師平峕或司寇掌峕禁詰姦慝刲虣

㠯司空掌凿土居三民旹墬務六卿分職各衛亓屬
㠯倡九坶阜成兆民六秊㐅舳弌翰又六秊王𠧟旹
徇丂剌庀亐三𡋯彬厎各翰亐匚𡋯大朙黜陟
六服侯甸男邦采衛蠻服萬邦諸侯也六官天地
春夏秋冬六卿冢宰以下是也廵侯甸所以撫諸
侯征不庭即伐淮夷也撫萬邦征不庭皆欲安兆
民也不庭不至者也周制九服而六服承惠六服
而五服朝會蠻夷之至不至王者不強之也周官
之廵侯甸非時廵也亦東征之事也承惠受事也
督正官常所以治天下也制治於未亂之前以保

邦於未危之日非稽於古之道董正治事之官將
孰與爲治哉官人之事未或無所自來也而世或
治或亂視百官之任職否耳官得其人人任其職
危亂無自來也敗官失職至於亂生之後治之奚
及哉唐虞稽古道而建百官百揆四岳州牧侯伯
内外百官之長也夏商時事漸繁日有增置而萬
國亦治隨時之義而已明王建官立政不在於官
而在於人任非其人官職無自舉也爲官擇人何
職之不治哉先王不任法而辨論官人所以日臻
於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故雖賢者或不舉於其

官以求先王之治功其亦難矣成王自謂官人之道己之所難夙夜敬恭修己之悳故又順古設官明百官之職守而訓導之三公以道輔王訓成君悳以爲天下之正而和順乾坤之道者財成輔相之職也官以悳選故無人則闕不可無也不必備置三孤導王以悳贊王化育之事以成天地之功者蓋同公之任也公孤無職而以論道弘化爲職明於人君之道順乎萬物之理百官承式華戎順軌而天下賴以無變陰陽賴以和協雖曰不親一職固無所不統矣冢宰總統六官之典而爲之治

故百官聽焉諸侯屬焉秉國之鈞平治四國者也
周官六典一曰治二曰敎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
六曰事則六官所掌也六官之屬貳卿大夫之分
職者也九牧九州之伯也倡九牧者内舉百官之
職而爲天下倡始也五服六年一朝王十二年一
巡狩考制度若同律度量衡事大略如虞禮也後
世事漸繁夥兵衛益衆君行師從雖欲如有虞之
簡易不可得也周服五制差其遠近以次見五歲
一周而俱見天子設壇祭方明會朝於郊謂之會
又五年一周而王乃時巡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

視虞禮有損益更變矣

王曰繇虖凡𢦔有官商𦥯欽卣卣司眘卣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㠯公威厶民亓允褱斆古入官誼叓㠯剬政卣弗迷亓尒籅𢡃𢓊㞢帀亡㠯秝口𤔔氒官蓄疑䢅甚怠曶巟政弗斆牆面莅叓惟煩戒尒卿士㓛宗惟志𤣻廣惟勤惟克果𣃔卣宅後𩁹位弗䀠僑禄弗䀠侈龏儉惟悳亡𢦔尒偽𢓊悳心佾日休𢓊偽心㥶日拙居寵思𢀣宅弗惟畏弗畏入畏推臤攘耐𢈪官卣咊弗咊政厖舉耐亓官惟尒㞢耐爯匪亓人惟尒弗任王曰繇虖弎叓泉大夫敬尒𠂇官𤔔尒𠂇政

呂右粵侯吳康州民万嵩惟亡歎

司官職也出令所以使人者也重於出令則無不可行而反之者也衆之所服莫若公所惡莫若私公而無私則民懷其惠矣學優而仕則能以禮制事其政明於天下而無迷亂之失師於典常率自中也利口亂官仄言之改度也蓄疑敗謀不能議事以制也怠忽荒政不虞輕事之失也不學而莅事者正如牆面而立臨事而不能處則煩苛細碎治之而益紊矣此庶官之戒治其細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功崇之惟志也無怠荒而四夷王業廣之

惟勤也克果斷而無後艱者其惟議事以制乎官崇之驕祿厚之侈有不期而然者安於恭儉之德斯無驕侈之患矣作德者行其所無事作偽者不能掩其實心之勞逸不待言也行於久遠而眞偽益辨日休日拙自然之理也觀於此也邪偽其可為乎載事也謂從事於此也物極則反故居上而高則危居上不高所以長有貴也罔弗惟畏每事敬也謂不足畏而不敬則可畏者至矣賢能更相推遜則君子必將彙進而百官皆得其任短長之相補剛柔之相濟則治入於太和其不和者汝政

之雜小人之彙進而尚同矣君子焉得而留乎卿士職任其屬以稱舉之得失爲官職之修數大官之戒皆謹其大者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王者之所尊重不敢訓也終篇之意第與百官共勉之尒有政職官之事也周官之戒首之以欽終之以敬治修身治官以佐佑乃辟而安兆民萬邦其要無他敬之而已

冏敕

王若曰冏敕惟尒令悳孝龔惟孝友亐兄苐亯㐌ナ政侖女尹丝東郊敬才昝周公帀采万民民褱亓悳

從眘粵司丝衛手嵩楙昭周公出訔惟民亓乂𢦏䎽曰𡉚乿馨香感亏神明黍稷非馨明悳惟馨尒尚式旹周公出繇訔惟日孜孜亡敢佾悆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旡見聖亦弗克繇聖尒亓戒才尒惟風丅民惟屮圖手政莫或弗𡫸ナ廢ナ興出入自尒帀㕦庶言同則繹尒ナ嘉䛩嘉繇則入告尒后亏內尒粵順出亏外曰所䛩所繇惟𢦏后出悳烏虖臣人咸若旹

惟良顯才

君陳名陳曰君者猶君奭君牙以君稱之也君有土者之號王官尊而爵不稱者稱君蓋貴之也君

陳之悳以孝敬聞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以孝事長則弟事君則忠故謂之至悳要道順而能敬既巳宜其家人則亦可以正人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則其事上接下皆順而不悖矣東郊東都也以西都宗周言之分陝以東謂之東郊君陳蓋繼周公之任者周公之行可法其悳可保民師其行而保其悳所以懷而不能忘也慎率厥常則周公之敎民待尒而大明民可得而治矣至治明悳之在人者馨香其臭如蘭也有明悳而民用乂其臭達於天地感於神明潔粢盛以祀神必賫明悳

之享於天也能法周公之所以訓民者惟日不及無時豫怠則周公之惪已人情未見聖人惟恐不見見其難也未必能由其道尒繼周公之治不可不此之戒君子之惪風小人之惪草草上之風必偃出乎尒者不可不謹圖謀政事常以不易處之則其施於下者無難矣人之廢興言之出納一當度之於衆衆言同乎尒者尒當繹而後行不可苟也言之遜志易以悅人而未必稽於道也忠臣之事上也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之故有善道善計則告君而順施之歸美於上而

不有其悳則君有聽言之美而臣有善事之譽果能此道乃所以自顯於民也掩善掠美往往見疾於君言之不行爲之不成人臣之大患也成王告君陳者非欲使之譽己亦欲成己之悳而成君陳之美也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悳乎

王曰商敕尒惟弘周公丕訔亡仚埶迯曹亡倚金吕削寬而ナ制从容吕咊殷民圣侯予曰侯尒惟勿侯予曰寬尒惟勿宥惟氒中ナ弗若于女政弗化于女訔侯吕止侯乃侯狃于𡨦宄敗常亂俗弎細弗宥尒

亡忿𤺊亏頑亡求葡亏弌夫必ナ忍亓迺ナ濟ナ㝐
悳迺大柬氒攸亦柬亓或弜攸進氒㒵吕衛亓或弜
㒵惟民生垕因物ナ遷韋上所命从氒卣好尒亯敬
籅圣悳旹迺罔弜彰允升亏大繇惟予弌人膺受多
福亓尒㞢休冬ナ辤於羕丗

弘周公之訓推廣周公之教也爲人上者易以虐
下司權柄者易以慘刻惟忘勢而循法自無依勢
倚法之過而於作威刻削何有寛則容物有制則
不慢所以爲從容之悳可以和物之性矣法之與
有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

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
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
不能也汝政正矣教順矣而民猶有不率不變則
當刑矣刑期于無刑知此而刑之用則措刑之道
也刑而不能正也其刑可輕用乎狃習而恃之也
恃其姦宄與敗常亂俗者三罪雖細不在赦宥之
科是皆足以啓亂傷風辟以止辟怙終賊刑之道
也忿疾于頑則將有慘刻之事求備於物則或無
人之可使小不忍所以致大亂能忍於事故能曲
成萬物而不遺天之所以為天海之所以為海惟

能容也物來能容將合惠於天矣簡別其賢不賢而進用其人之善良則爲善者勸而爲惡者媿人知鄉慕則率歸於善矣人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逐物忘反習貫自然則將流爲小人之歸愚不可奪上命之而不聽姑惟敎之可也修己之惠敬率典常身先之民將得之觀感復其心性之正而安有不正是誠入道之路由民之本心也忿疾于頑而急之疾之已甚亂矣非所以敎之也周公之於五誥閔商民之頑惡惟欲敎而不殺使之自化君陳繼周公之任成王亦以容惠勉之所望以弘

周公之訓者其由周公之裕惠乎書於周公之薨而錄君陳畢命二公皆與於周公之道者惟賢善繼所以卒厎於成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